續高僧傳卷第二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二　本傳四人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
耶舍傳一　万天懿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
那崛多傳二　僧就　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
豆沙門達摩笈多傳三　侯君素　晉長秀　徐同卿　劉憑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
琮傳四　行矩

那連提梨耶舍隋言尊稱北天竺烏
場國人正音應云鄔荼荼音持耶反
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剎帝剎種
隋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為分
地主因即号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
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
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
嘆佛景迹或言某國有鉢某國有
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即起心願
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既滿五

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
屆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礼僅
無遺逸曽竹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
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
語含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
涉終無所成尒曰雖聞情無領悟晚
来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
窮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覲烏
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傳其
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
夜五更先礼三寶香花伎樂竭誠供
養日出昇殿方覽万機次到辰時香
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
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
㬌將昳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
義復與群臣量議治政暝入佛堂自
奉燈燭礼拜讀誦各有恒調了其常
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
有百子誠孝居懷擇種餘風胤流此
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
遣四遠授告六人為伴行化雪山之
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嶮
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二張

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
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
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
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
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
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對目不
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
路不通反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
海之旁南岠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
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
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
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
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為翻
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
寺處以上房為建道場供窮珍妙別
立廚庫以表尊崇又 勅昭玄大統
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
門法智居士万天懿傳語懿元鮮卑
姓万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
有志力善梵書語工呪術由是故
名預參傳焉初翻眾經五十餘卷大
興正法弘暢眾心宣帝重法殊異躬
禮梵本顧群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

我倫欽其奉信推誠為如此也耶舍
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呪冥救顯助
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為統
所獲供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
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
咸將濟之市廛內所多造義井親自
漉水津給眾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
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厲
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
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
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　天子
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
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
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
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
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眾
彫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
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
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
此負留難便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
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
請来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
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

譯勅貽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
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
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
陀羅尼具依脩業夢得境界自身作
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
廣濟寺為外國僧主存撫羇客妙得
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
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誡尒門徒佛法
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
過言訖就枕奄尒而化時滿百歲即
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
光逢善相者云年必至百亦合登仙
中壽界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
測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
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
耳高且長輪埵成具見人崇相未比
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傾
哀驚道俗貽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
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餘卷即
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毘曇等是
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
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遷昭玄都
沙門靖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張

五年冬勘練但了並沙門彥琮制序

具見齊周隋三經錄尋耶舍遊涉四

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万瑞景靈

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行無

非奉謁並預從降事既廣周未遑陳

敘沙門彥琮為之本傳具流於世時

又有同國沙門毘尼多流支隋言滅

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皇二

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總持

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沙門法纂筆

受沙門彥琮制序

闍那崛多隋言德志北賢豆（[illegible]）揵陀囉國人也隋言

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羅城云丈夫

宮也剎帝利種姓金（[illegible]）步此云項也

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為貴姓父名

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

量長乘清範位居宰輔處理國政崛

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殖德本早

發道心適在髫齓便願出家二親深

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

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弟耶

[illegible]
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上此乃
于闐之訛略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
勝名專修正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
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
梨也亦近國之訛略耳名曰闍若那
跋達羅此云智賢遍通三學偏明律
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
年指歸通覩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
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騎年二十有
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初
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國淹
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爲法主益
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
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厭怛國既初
至止野麤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
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待數經時序
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槃陀
及于闐等國屢遭夏雨寒雪暫時停
住既無弘演栖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
便至鄯州于時即西魏大統元年也
雖歷艱危心逾猛勵發蹤跋涉三載
于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歿所餘四人
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

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本心更
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先共西
來稍參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
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論佛法殊
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自
展具情上啓即蒙別勅為造四天王寺
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
弘泰羇縻而已所以接先闍李傳度
梵文即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
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
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
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隳運像教不
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
勅追入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
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
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闍梨智賢還
西滅度崛多及以和上乃為突厥所
留未久之間和上遷化隻影孤寄莫
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
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
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
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
梵本二百六十部行至突厥俄屬齊

亡命投彼國因與同友誦道相娛所
賚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
便有異前人無虛行苦同誓焚香共
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暹等賚
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勅
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
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
則居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
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
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
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
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
池沼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
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
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
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
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勅追延崛
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
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
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
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
闕尋勅敷譯新至梵本眾部彌多或
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

多為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
俗故得宣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
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
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
之尒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
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幷勅
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
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
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
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
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
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
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
一十二卷隋初後出日藏分一十五
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便
支離部袠羇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
沙門僧就合之為六十卷就少出家
專實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
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懸當
者識度明達為國監寫藏經更整改
未善精窮此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
就所合者名題前後共得理致且今
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

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万
偈援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曾傳于
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
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
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鑰鑰
轉請則開香花供養或以諸餅果誘
引小王令其礼拜此國東南可二十
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龕置大集花
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華聚
二陁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
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万偈
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
漢三人龕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
山為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
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
德無猒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
宗遍學五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
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
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
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
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
奉以為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
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為益極多

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
有八自從西䟦来至東華循歷翻譯
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
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
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
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録初隋高祖
又勅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
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
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
乾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
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録
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
若隋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備詳餘
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響華
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
為昭玄都齊國既平佛法同毀智回
僧職轉任俗官再授洋州洋川郡守
隋氏受禪梵縣即来有勅召還使掌
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
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
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寺沙
門彥琮製序見隋代經録
達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賢豆羅羅

[illegible]國人也剎帝利種姓槃耶伽羅此云虎氏有第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鞬挐究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園園以得名也僧伽羅磨此云衆園舊云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弟耶佛馱笈多此云學察阿遮利夜名舊挐達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為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賓荼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為分衛入第耶那那此云念脩舊為禪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恒入此觀以為常業笈多受具之後仍往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户牖後以普照師為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羅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

携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訛正音云招
鬪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為四方衆
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
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
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
真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
知是此神州之揔名也初雖傳述不
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
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為伴仍
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
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
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
路之會雪山北陰商侶咸湊其境於
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
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
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佉羅
國波多叉拏國達摩悉鬢多國此諸
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
又至渴羅槃陁國留停一年未多開
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
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
造也經住兩載仍為彼僧講說破論
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為

誦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

世間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
寺又住二年仍為彼僧講釋前論其
王萬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
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
將一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爛拏寺
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
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
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
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
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齎經論權置
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
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
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
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
州方知委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
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
歿獨顧單影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
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
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
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
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寔繁
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

續高僧傳[illegible]

大弘微言世方攜學潮淮積擬論
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
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
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
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
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慾息杜
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己曾不忤顏
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
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
傳授所有覆疎務存綱領煬帝定鼎
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
乃下勅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
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即下徵
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
復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
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頹郊壘煙構梵
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緼其深解遂
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終於大業末
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
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
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
顯暢具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
終于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

卷末及錄覆值爲鄭論廢不暇重修
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
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閑預參傳譯
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
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
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
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
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
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
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
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
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爲善惡
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
法以爲滅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
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撿察謂是
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撲
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大山崩
時以奏聞乃勑內史侍郎李元操就
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
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
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
有寫而傳者撿勘群錄並無正名及

譯人時處塔襯與衆經復異不可依
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
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
應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
本相鄴人也識敏機對搢崇臺省帝
以多聞前古爰引賓王觀國程器終
于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
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
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
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
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
教導達群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
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
陽劉馮撰內外旁通比挍數法一卷
馮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
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
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
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筭之用也則
無該大行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
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
何無兩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
大千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
依諸筭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旨

彼此異意揣摘之際於斯取失故衆
經年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
彦通對衍應擬翻譯之次執而辯咸
既參經詁故即而叙之至開皇十
五年文皇下勑令翻經諸僧撰衆經
法式時有沙門彦琮等准的前錄結
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
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
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傳通
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勑召
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
収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
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
下舒年号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别
陳叙函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為
難分得在通行闕於甄異錄成陳奏
下勑行之所在流傳寅為該富矣
釋彦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
号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
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
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
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
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

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
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
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嵯峨山誦法
花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囙循講席
乃返鄉寺講无量壽經時太原王
部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御之友
諮弥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
晉陽且誦且聽當尒道張汾朔名布
通儒尚書都長瑜及朝秀盧思道之
行恭邢邵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
同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嘆所
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
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
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遂文武咸
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
中高元海扶琮昇坐接侍上下而神
氣堅朗希世鶖嗟析理開神咸遵
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辞名聞遊歷篇
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陽休
之與文林館諸賢交共款狎性愛恬
静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
本万言誦試兼了自尒專習律撿進
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

玄籍深會帝之勅預通道觀學士將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張 左
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
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使外假俗
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纘道
書号無上秘要于時預沾綸綜特蒙
收採王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
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頻
蒙賞接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
王邵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
瑟号爲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
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貴講摩般若大
定元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
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
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即位
講從四時相續長安道俗咸拜其塵
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道者乃
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万
壽等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
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
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
隋高祖遣廟見書老子化胡象大生
怪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
勅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

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選當
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
伏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
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
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琮副主
顧欲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
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
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內
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
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足為稱首又
教住大興國寺尒後王之新詠舊叙
恒令和之又遣蕭懿諸葛穎等羣賢迭
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
後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叙
問款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
長三丈手執頗梨椀授云椀內是酒
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
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輙飲寤已
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
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彌
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
京復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繁時
文帝御寓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

懺悔帝親執香鑪誦為宣導物引國
[illegible]
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隸顧眷其幽
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
時為晉王於京師曲池營第林造日
嚴寺降禮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
明哲數增臨謁披會玄言屢發億
然而東夏所貴文頌為先中天師表
梵音為本琮乃專尋教典日誦万言
故大品法花維摩楞伽攝論十地等
皆親傳梵書受持誦讀每日闔閱要
周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荊
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隅內造寺仍
置寶塔今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
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下晨時正
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利
塵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
仁壽末歲又勅送舍利于復州方樂
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
立周廢頹滅纔有餘址而處所顯敞
堪置靈塔令人治剪忽覺頭上痒悶
因撿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光
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
不損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搖深支安

獲塼藏銅銀諸合香泥究然但見清 續高僧傳第二 第三函張 上
水滿合其底蹤迹似有舍利尋覓不
見方知錢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又
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晉陵縣界
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為玉色光
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
象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
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
群了無顧盼逐去還來首尾十日恒
在輦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叫飛
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遶
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黨並
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為說法贊
曰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
然湧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
空正午將下忽雲並盡惟餘塔上圓
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
利其雲乃散琮欲感嘉瑞以狀奏聞
帝大悅錄以為記藏諸秘閣仁壽二
年下勅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為五
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偽隨卷有位
帝世盛行寺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
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

舉故亰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
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
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勅又
令琮翻隋為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
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
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讚大
智釋論等並為之序引又著沙門名
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
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
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敘故累青談
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為時主見知如
此因即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
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
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
千三百五十餘部並昆崙書多梨樹
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敘
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為五卷分為七
例所謂經律讚論方字雜書七也必
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
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纘天竺記文義
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
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
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二十張

五十有四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
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栢人初大漸之
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
對曰未也還瞑目而臥如此再三乃
迴身引頸向門視日曰齋時已至吾
其去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
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
禪定奄尒而終持纊屬之方知已絕
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
松粹其志本師五臺山沙門道軍承
亦風禾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
習磨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仰
道從俗勑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
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諦誦拒
治初未休捨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
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
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論名僧
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為說十善良久
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
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勑琮錄出
賜諸道俗永為警誡自尒專思罪累
屏絕人事息意言詮行方等懺供給
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

乃言七日一遍用為常業然琮久參
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群師皆宗鳥迹
至於音字詁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
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弥天釋道
安每稱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
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
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
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
悉至於嘆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
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
有義說正似乱詞尋據向語文无以
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
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
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
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
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
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
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
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
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
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豈將
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

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
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
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
觀道安法師獨禀神慧高振天才領
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録則法藏逾
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摛印手菩薩
豈虛也哉詳梵典難易詮譯人之得
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
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
閑明舊喚彼方揔名胡國安雖遠識
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惟真聖
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
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
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
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為梵學知非
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来西域譯經
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无墜
久云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鮮能
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
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
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
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
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

續高僧傳[illegible]　左　名

草創伏膺音韻同異載之言攸邪那
之步經營一字為力至多歷覽數年
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
業似山丘文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
規摹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
解便无滯匠於此域固不為難難尚
須求况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慙
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静言思之
慇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
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緣兹
俗衣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
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閻浮三轉妙音
並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
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恒淨
心鏡弥朗藉此聞思永為種性安之
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
更選正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
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
經論五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
九異本十各疏其相廣文如論安公
又云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胡本
難繼者也羅叉支越斵鑿之巧者也
竊以得本關質斵巧由文旣以為鑒

今固非審擇管之暇試復論之先覺
諸賢高名參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
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
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封會以斯譯
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指梵
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
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漢縱守本猶
敢遥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
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晋
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梁重於文才
尤從其質非无四五高德緝之以道
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兹以後迭相
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
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鬘
惟對面之物乃作花鬘安禪本合掌
之名例為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
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
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
人參制則餘辞必混意者寧貴撲而
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
嫌怪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
妙吼聽之猶別諍論起迷豫昞涅槃
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

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關之道比丘
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
同志九句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誡
水鵠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
即減千年已遠人心轉偽既乏寫水
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
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
語傳尚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
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慇懃於三覆
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
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
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
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
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
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
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
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旁涉
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
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
五也沉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衒
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
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
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

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者復精撥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張　左八全
十步應見香草微叔一周時遇良材
雖往者而難傳庶來者而能繼法橋
未斷夫復何言則述鎧之徒不過隆
於魏室護顯之華豈偏盛于晉朝或
曰一音遍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
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
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强移此
韻始衍攄首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
今即倏真為篤信寧常無改世稱
仰述誠在一心非關四辯必令存梵
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懃博識
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錐未談
穹壤理絕名想彌難穿鑿在普圓音之
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逈契然
令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定
知難會經音若圓雅懷應合直飡梵
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圓譯豈純實等
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
尚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
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
德堙弥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
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前顯苦違俗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三張　左函

訓持衣捧盋頂改世儀坐受僧号詳謂是理遥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為主者討佛字之源紹釋為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覩經葉弗興敬仰總見梵僧例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家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尚宗援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敘丘墳者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點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弘贍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為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尊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令知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即琮兄之子為蔣記流之于世矩少隨琮學諳訓葉經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為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素風為左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敕追入既達京

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

族流慟接樞趙州所譯衆經具在餘

緣

續高僧傳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